

土耳其缘何沦为恐袭重灾区



有声若霆

本报记者 赵恩霆

1月1日凌晨,刚刚跨年进入2017年的土耳其,就遭遇了一起伤亡惨重的恐袭事件。当晚,该国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著名的雷纳夜总会遭袭,枪手持枪扫射,造成39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其中,有不少遇难者是外国人。

这次枪击事件被定性为2017年全球第一起恐怖袭击。遇袭的不是美国,也不是欧洲,而是土耳其。

2016年以来,土耳其逐渐成为各路极端组织实施恐袭的重灾区,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极端武装分子盯上土耳其时,这块曾经中东地区鲜有的

安静乐土,变得危机四伏,动荡不安。

是什么导致土耳其安全形势的持续恶化?

首先,土耳其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其难以独善其身。

进入21世纪以来,中东地区就战火不断,特别是2011年以来,叙利亚的内乱逐渐演变为波及整个中东地缘政治的危机,与之相随的是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势力的崛起。“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两个邻国的泛滥,加上夹杂着武装分子的大量难民也将土耳其作为进入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导致土耳其的安全形势雪上加霜,且防不胜防。

极端组织本身的扩散,以及混迹于难民中的各路极端武装分子,二者叠加的结果,就是靠近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土耳其东南部地区,以及首都安卡拉

和伊斯坦布尔这样相对远离战乱的大城市,都成为恐袭的重要目标。

其次,近年来土耳其政治风向的转变,以及国内政坛涌动的暗流,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发生突发事件的概率。

2014年8月,埃尔多安在土耳其首次总统直选中胜出,在担任11年土耳其总理之后转任总统。凭借长期担任实权总理积累的政绩和威望,埃尔多安现在正谋求修改土耳其政体,将其担任的虚位总统实权化,改行总统制。为此,土耳其今年春天将举行修宪公投。

对于埃尔多安集权化的倾向,该国2016年7月发生的未遂政变足以说明土耳其国内仍有一股反对力量,但从结果来看仍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此外,土耳其的另一股政治势力——库尔德工人党更加反对埃尔多安,而后者则将该党定性为恐

怖组织,并加以强力打击和压制,这种政治争斗有时会迫使库尔德工人党下属的一些组织“动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战略误判,以及后期有些迟钝的政策调整。

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初,土耳其就与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一道,喊出了“巴沙尔必须下台”的口号,并明里暗里地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甚至包括“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但5年多以来叙利亚局势的演变,已经让曾经调门颇高的沙特等海湾国家偃旗息鼓,但土耳其仍然一度坚持巴沙尔政权下台这个硬指标不放。在美国态度谨慎、欧洲无暇东顾,以及俄罗斯强势介入的大势之下,土耳其这种死脑筋显得不合时宜。

2015年11月,土耳其击落俄军驻叙战机,不仅导致俄土

关系迅速恶化,而且也被美欧认为是埃尔多安企图借此绑架北约与俄对抗。去年7月未遂政变之后,埃尔多安在国内的大清洗行动更招致西方的猛烈批评,加入欧盟更加遥遥无期。在这一背景下,土耳其终于作出战略调整,撇开西方,走近俄罗斯,外交更加向东看。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也开始调整立场,逐渐接受在叙利亚政治过渡进程中需要巴沙尔扮演重要角色。

然而,土耳其的这一新选择是把双刃剑。由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强力反恐,导致极端组织也将其视为报复对象。土耳其与俄走近,无疑使其成为站在最前沿的袭击对象。

说到底,根治土耳其面临日益严峻的恐袭威胁的方法,是加快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谈判进程。只有叙利亚这个危机原点的局势渐趋稳定,才会给土耳其等周边国家带来安宁。

新的一年要减肥?不妨给自己定个“大目标”



晓莹观世界

本报记者 王晓莹

2017年已经开始一个星期了,相信在元旦那天,不少人都给自己定了2017年的目标:读书、健身、旅游、减肥……外国人也不例外,对他们来说,圣诞节和元旦假期就像我们的春节一样,也是胡吃海喝、“每逢佳节胖三斤”的节奏。这不,元旦过后,很多人制定的新年愿望之一就是减肥。

但最近关于减肥的一则新闻有点让人惊讶:有专家表示,根据研究,在减肥时不妨给自己定个“大目标”,这样甩掉的肉远比“较为实际的目标”要多!

英国《每日邮报》网站报道,研究人员最近在美国《人类营养学和饮食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报告,通过对24000多名减肥者近一年的跟踪分析,他

们发现,那些定了“大目标”的减肥者平均减掉了近五分之一的体重,而那些定了“较为实际的目标”的人只减掉了5%到10%的体重。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不妨换算成实际数字来看。假设一个减肥者的体重是100公斤,在决定减肥时,如果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较为实际的”减肥目标,那他一年大概会减掉10公斤;但是,如果他把目标定得“狠一点”,那他一年下来很可能减掉20公斤!这个数字可是翻了一番的。

乍看这一分析,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从小就有一个人告诉我们,不要好高骛远,要从实际做起;但专家们说,至少就减肥这一点而言,更应该反其道而行之。“现在的减肥指南一般都建议减肥者给自己定一个‘实际点的目标’,以避免达不到目标时感到泄气。”诺丁汉大学营养学家阿曼达·埃弗里说,“但这种做法也可能限制了减肥者的潜力。这些研究表明,减肥时不妨鼓励人们定下能够实现

的大目标,让他们动起来。如果‘大目标’正好是他们的理想体重,或许更容易实现。”

来自英国萨福克郡的哈莉·巴蕾特就是“大目标”的成功案例之一。在减肥咨询师的指导下,她制定了能穿进8码衣服(介于中国衣服的S码与M码之间)的目标,但她最胖的时候体重达到了113公斤。巴蕾特说,当时那么胖,感觉真的很不好:“体重影响到了我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我和孩子的相处。别的母亲都会带孩子去游泳,但因为自卑和敏感,我不敢去。有一次我女儿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气喘吁吁到根本没法给她读故事书。这深深地打击了我,我下决心一定要瘦下来,我不希望孩子的同学笑话她,说她的妈妈是个大胖子。”

巴蕾特相信自己可以实现穿8码衣服的“大目标”,她也在努力去做:减肥的第一个星期过去后,她就瘦了4.25公斤;到目前为止,她已经减掉了54公斤。



哈莉·巴蕾特现在的身材已经非常匀称。

首条地铁是这样被“死磕”出来的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刚刚过去的2016年,可谓是山东省的“地铁元年”:这一年,全省第一条地铁在青岛正式通车,而济南的地铁建设工程也开始启动。的确,在现代都市中,地铁这种交通工具已经变得不可或缺,离开了地铁,我们简直不知道怎样构建一座大城市。可是,你知道吗?在地铁诞生之初,它的发展可谓举步维艰,甚至可以说是凭着发明者个人的毅力被“死磕”出来的。

1863年1月10日,世界上第一条地铁——伦敦地铁正式运

营通车。以今人的眼光看来,这个发明似乎没啥,不就是把铁路搬到地下去吗?但是,如果你以一个19世纪人的眼光审视这项发明,会觉得这个主意简直就是从未来穿越来的“黑科技”。要知道那年头,伦敦街头川流不息的车辆可都是马车,而火车则是用老式蒸汽机驱动的,内燃机的发明要等到20年以后,而电动马达的问世,则更是四五十年后的事情。把铁路搬到地下?还用它载人?谁会想出这一招?

这个人名叫查尔斯·皮尔逊,但说来有意思,他可不是什么发明家,连工程师都不是,人家是个律师。

皮尔逊19世纪初出生于伦

敦,父母都是普通工人,皮尔逊从小努力读书,考上了法学院,又通过多年奋斗,总算熬成了律师。要知道,在当时的英国,戴上假发出入法庭那可是最受人尊敬的职业,尤其是皮尔逊这种从底层平民一步步奋斗上来的人,就更属不易。但皮尔逊是个闲不住的人,当上律师没多久,他就注意到,有一类官司居然占了他接手的诉讼案总量的一半以上:交通纠纷。19世纪中叶的伦敦人口已经突破100万,交通系统几乎每天都在超负荷运行,各种事故、纠纷也就在所难免。皮尔逊认定这病得治,而他找到的药方,就是地铁。

在当时,能想到这一方案的恐怕也不只皮尔逊一个。但唯独这位皮尔逊,拿出了难能可贵的“死磕”精神,他居然把

律师工作给辞了,一门心思地琢磨起该方案的可行性。仅用了三年时间,这个昔日的工程学门外汉居然真弄出了一套可行性方案,寄给了伦敦市政府。

伦敦市政府见到这份地底下修铁路的方案,估计表情是极度震惊的。跟任何城市管理者一样,他们不愿用这种风险又高又令人担心的工程给自己找麻烦,就想把方案束之高阁。这时候,皮尔逊的老本行又起了作用——人家以前是干律师的,懂得运用法律武器啊!于是又经过数年扯皮、诉讼,伦敦市政府终于被皮尔逊的滔滔雄辩逼着吃了这只“螃蟹”。人类历史上第一条地铁终于在伦敦诞生了。

在文章的结尾,我们还得说说皮尔逊的结局。地铁在诞

生之初其实并不算非常成功,蒸汽火车浓重的煤烟呛得乘坐者喘不过气来,所以新鲜劲儿一过,很多人就开始对皮尔逊和他的发明冷嘲热讽。不信邪的皮尔逊又开始设计无烟尘的地铁,但这对这位半路出家的工程师来说难度实在太大了,皮尔逊最终累死在设计台上。在他死后很多年,电动地铁才终于诞生。

今天看来,我们不得不敬佩地铁发明者皮尔逊先生死磕到底的毅力。世界就是这样构成的:有些人一辈子奋斗到底、死磕到底,他们的奋斗方式并不聪明,却创造了奇迹;而另一些人总在袖手旁观、叽叽喳喳,他们的闲话也许有许多真知灼见,但永远什么也创造不了。